

奇怪的蛙声



十月十日出版

本社出版通俗文學讀物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森林中的哨兵 | 楊槐等著 |
| 奇怪的蛙聲 | 佑啓等著 |
| * 水落石出 | 王保春著 |
| * 一個外來戶 | 張萬林著 |
| 插翅難逃 | 吳桐著 |
| 一網打尽 | 賈承基、劉真相等著 |

書名前有“*”者即將陸續出版

書號 938 文學 221

奇怪的蛙聲

著 者 佑 啓 等

編輯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
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經理 新華書店

印刷者 北京中國人民銀行印刷廠

開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張 7/8

字數 14,000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85,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定價 (4) 九分

目 次

奇怪的蛙声.....	佑 啓 (2)
披着狗皮的傢伙.....	楊鶴年 (7)
还矛刀.....	郭立仁 (8)
小三毛的計策.....	石兆平 (10)
他像小学生背書一样.....	世 任 (14)
船桅藏錶.....	李嘉溪 (15)
烏鴉为什么飛走了?	吳志岳 (18)
可疑的过路人.....	陽朝光 (21)
小木盆的祕密.....	崖 (22)
粽子和電池.....	蒙万枚 (23)
張老伯伯的建議.....	于宝泉 (25)

奇怪的蛙声

佑 啓

燦爛的陽光透過密密的樹林，射出一道道金光，鳥兒在樹林中歌唱，一朵朵粉紅色和乳白色的野花，在朝陽裏抖落掉身上的露珠，放出使人心醉的芳香，湍急的河流，像銀帶似的流過。這是祖國可愛的邊防的早晨。

在樹林裏彎彎曲曲的羊腸小道上，有一支優秀的邊防軍經常在巡邏。不只是在這樣美麗的清晨，就是在狂風暴雨的晚上，他們也越過高山密林，跨過溪流河灘，日夜在國境線上巡邏着。

一個初冬的晚上，天黑漆漆的，山林裏的樹枝被風吹雨打得呼呼直響，人們早已在溫暖的被窩裏做着甜蜜的夢了，但是戰士們卻不怕風雨的吹打，更加警惕地站在崗位上。

那時已經半夜了，三班班長王春林得到一個緊急情報，於是他趕忙從溫暖的被窩裏翻身爬起來，用手擦擦眼睛，叫醒了另一個戰士，便拿起衝鋒槍，披上雨衣，走出營房，消失在暴風雨的黑夜裏了。

天黑得連路都辨認不出，道路又滑，雨又急，風仍

舊不停地刮着。他們身子禁不住的顫抖着。班長王春林把頭抬起來，吸了兩口冷氣，對戰士馬初旭說：“小心路滑，不要摔倒了。”~~馬初旭~~回答說：“班長放心吧，不會摔倒的。現在到什麼地方了？”班長說：“劉家坡的山後，快接近××河了。”說完，他們又默默地繼續往前走，只听得噠噠噠噠的脚步聲。“注意！”班長在前面低聲說：“馬上走到河崖上了，腳步放輕些。”馬初旭應了一聲，就把步子放慢了。他們兩人豎起耳朵仔細地聽着，摸索着前進，這時候風吹得河崖上的茅草呼呼啦啦的響，雨點滴答滴答地打在樹葉上，連自己的腳步聲也聽不出來了。

當他們站在淺灘崖邊探望的時候，忽然聽到前面發出一種響聲，他們机警地閃在路旁的樹林裏，一分鐘、五分鐘過去了，心裏卜通卜通地跳，但是看來一切還是平靜無事。

班長王春林慢慢地挨近了馬初旭。就在這時，河崖的石洞裏發出了蛙叫聲。他們感到奇怪：冬天怎麼有蛙叫呢？不久，河對岸的亂草裏也發出了蛙叫聲，互相應和着。他們蹲下身子，屏息住呼吸去聽。

雨仍舊下个不停，他們雨衣裏面的衣服也濕透了，刺骨的寒風一個勁地吹着，身子像發瘧疾似地不住打抖，但是他們咬住了牙根，不時地把冰凍的雙手摩擦一

陣，然後緊握着槍，監視着××河。

彷彿過了很久，河水突然發出輕微的撲通撲通聲，慢慢的聲音聽得更清楚了，來得更近了，沙灘上發出唼唼的响声。班長把嘴湊近馬初旭的耳邊輕輕地說：“听到了嗎？小心點，來了。”

唼唼的响声逐漸從靠近蛙聲的地方傳來，蛙聲突然停止，又是一陣長久的靜寂。

馬初旭等得不耐煩了，站起來要去查究，但是，他被班長一把拉住了。

五分鐘以後，從河崖的石洞裏發出了很輕的嘻嘻聲：“王隊長，輕點，我……輕點。往哪裏去？我看沒有問題了，走吧！”

擦……擦……擦，腳步聲慢慢地接近王班長躲着的地方了，馬初旭靈活地往左邊草叢中一閃。

腳步聲近了，班長突然地喊道：“站住，舉起手！”那兩個人正想往左邊躲開，馬初旭也跟着喊起來。那兩個人見前後被監視了，才慢慢地舉起手來。走在前頭的大个子假裝鎮靜地說：“哦！原來是大軍同志，我們是從江那邊趕回來的老百姓。”後面稍矮的那個也勉強笑着說：“我還以為是碰着壞人吶！”說着便慢慢地放下手來。班長和馬初旭同時發出嚴厲的命令：“要什麼花樣，舉起手！”那兩個人嚇得全身發抖，班長走近身邊



搜索了一下，只發現三個法國錶，其他什麼也沒有。班長譏笑地說：“你們說是趕圩的老百姓，那為什麼要走私呢？”那兩個人假裝畏罪地說：“我們是沒有辦法。”班長大聲地說：“走！”

東方微微發白了，天空中現出幾顆星星，他們押着那兩個人，愉快地回到營房。

他們兩人回到連部的時候，班長把詳細情況報告了連長，將他們帶到了連部。

這時天已經大亮了，只見前面的那個大个子身長

臉瘦，長着一個鷹勾鼻，身穿一套中山裝。後面那個稍瘦的臉上長着一臉橫肉，三角眼，紅鼻樑。他們一走進連部，便恭恭敬敬地給連長行了一個九十度鞠躬禮。

那個鷹勾鼻不等連長開口，便說：“首長，我們兄弟兩人，因生活困難，一時糊塗，想走私發橫財，違犯了國法，請首長發落。但是我們是初犯，請首長從寬發落，高抬貴手，小子不勝感恩。”連長向他們說：“廢話少說，你叫什麼名字？”“我姓王名二，是灘山人。”並指着矮個子向連長說：“他叫王志新。請……”連長打斷他的話問紅鼻樑的說：“你叫什麼名字？”大个子連忙插嘴：“叫王志新。”連長又問紅鼻樑：“你講！”稍矮的慢慢地說：“我叫王之生。”連長指着大个子：“他呢？”“他……叫……王……王……王……”

連長不再問了，只對大个子冷笑地說：“你不是劉隊長嗎？”自稱王二的那個大个子聽說便啞口無言了。後來，經過多次審訊，原來這個傢伙是台灣派來的特務，準備潛入我國大陸，進行破壞的。

太陽出來了，清清的河水仍然閃着銀光，蒼翠的大山雄偉地屹立在邊防線上。邊防戰士以自己的堅強意志築成了一道無形的銅牆鐵壁，保衛了祖國可愛的邊疆。他們的功勞，將永遠銘記在幸福的祖國人民的心上。

披着狗皮的傢伙

楊 鶴 年

高高掛在天空的月亮，被像濃霧樣的黑雲遮住，從昏沉的雲彩裏，掙扎着發射出一點灰黃色的光；那時，已經是深夜十二點多鐘了，寒風還夾雜着雪花一個勁地吹着，不斷地撲打在張警強的身上、臉上。張警強手裏拿着一枝槍，不管天寒地凍，正在東北出名的××江橋東頭來回地走着。

“嘎嘎嘎”，“撲啦撲啦”，一隻野雞連叫帶撲地由東南往西北飛去。張警強聽見野雞的叫聲，很快便跳進橋頭的工事裏，輕輕把槍栓拉開，把子彈頂上去等待着；他用眼睛四處搜索，可是看了半天什麼也沒有。他想：夜裏狗咬，樹林子裏烏鴉飛起來，……這都是有人的現象。前邊可能是有人啦？要不，野雞為什麼飛起來呢？嗯！對，一定是有人驚動了牠。

“誰？”他看見前邊好像有個模糊不清的影子；他不敢相信他自己的眼睛，於是趕緊使勁把眼睛眨了一下，伸長了脖子，盯着那個模糊不清的影子。他看清了，像來了一隻狗。他想：特務有裝狗的。管牠是人是狗呢，再往前來就給他一槍！

“誰？”

他“叭”地打了一槍，那條狗站起來，撇腿就跑！

“叭！叭！”張警強看見那條狗站起來，知道牠是人裝的了，連着就是兩槍，那條“狗”倒下去了。

班長聽到了槍聲，馬上問明情況，派同志出去搜索。

過了一刻鐘。第一組長的宏亮的聲音喊着：“報告！”班長回頭一看，看見第一組的同志押着一個穿着黑衣服的人走了進來。

“這就是那個披着狗皮，想陰謀破壞橋樑的傢伙。”

逐 矛 刀

郭 立 仁

有天晚上，江北縣第二區龍門鄉合作社，突然發生了一件奇怪的失竊案。小偷只挖了一個鑽不進半個人的牆洞，却偷走了好多東西。自從合作社出了這件事，大家都在猜想、着急，但始終沒法弄個水落石出。

那時，剛巧江北縣公安隊的戰士林元樞在龍門鄉工作，他知道這件事情以後，立即到現場去調查。

原來小偷是在靠後門的牆上挖了個小洞，然後伸進手去拔下門門，從後門進去偷了東西，出來後再從小

洞中伸進手去把門門上的。在附近的瓜地裏，人們找到了一把挖洞的矛刀。这把矛刀可以作为一个線索。

在合作社被偷去的东西裏，布疋的顏色長短都很容易認出來的，其中有支工農牌鋼筆，筆尖上有一道伤痕，这个記号更是辨認贓物的重要根据。但是这支鋼筆却从來沒有出現过。

从經常和合作社來往的人員中一个个盤算，想來想去，總找不到什麼名堂。後來，經三翻四覆地推測，林元樞認為李文忠的疑點特別多。虽然合作社的同志沒有怀疑他，但林元樞總想，李文忠从前在外地当学徒的時候，曾經因为偷过二十万元舊幣被開除回家。原先，李文忠在合作社任过幹事，又因为貪污十万元舊幣被動員回家，但是仍然常來合作社帮忙，因此，他对合作社的貨物以至門窗板壁，都一清二楚。同時，又發現他近來在口袋上插着的兩支鋼筆，有些來歷不明。

所以，着眼點就放在李文忠的身上。林元樞便佈置合作社的同志，以借他的鋼筆使用为藉口，查明鋼筆上的記号。哪知合作社裏那位同志不够冷靜，反被李文忠識破了，他生气地背着人留下了一封無賴信，上面寫着：“你們誣賴我是小偷，我要跳河自殺……”來威嚇大家，並且企圖回家把贓物搬家，以便藏好後頑抗。正在非常緊張的時候，林元樞搶在李文忠的前頭，化裝成

一个老百姓，手裏拿着在南瓜地中拾到的那把矛刀，去还给李文忠的母亲。她虽然知道她儿子偷来一些东西，但不知道他拿这把刀去挖洞，而变成了“见证”，于是便高兴地答谢了林元樞，說是她家的矛刀。林元樞就抓住这个把柄追問她：“好啊！这把矛刀跑到龍門鄉合作社去了，有人用它挖開合作社的後牆，偷了好多布疋。現在你承認它是你家的寶貝，那麼你就是贓主了。把东西拿出來吧！”这简直把她弄得無話可說了，驚惶失措地老呆在灰堆旁边發怔，这样，反使林元樞知道灰堆中一定藏有什麼东西。揭開一看，果然找到了贓物。案件就此破獲了。

事後，合作社、區、鄉政府的同志都讚揚林元樞同志“还矛刀”的机灵。並且拿出鋼筆、日記本、毛巾等作为酬謝。但都被林元樞辞謝了。林元樞認為，在祖國的社会主义建設工作中，作为一个人民战士，能为保衛國家經濟建設貢獻出一點微小的力量，就是自己最大的榮譽。

小三毛的計策

石兆平

小三毛，今年九歲，是我們隔壁刘老大娘的孩子。

这孩子長着一对大眼睛，脖子上圍着一塊紅領巾，說起話來，呱啦呱啦响，唱起歌來，比小公雞叫起來还清脆、好听。

有一天，太陽快落山的時候，小三毛在街裏給媽媽買好了东西，便三步併成兩步地往家赶。正走得有勁，忽听背後有人喊道：“喂，小朋友，你到哪裏去？”小三毛回头一看，看見一个挺高的男人，戴着一副黑眼鏡，手上提着一个大皮箱，……就問道：“你是幹什麼的？我怎麼不認識你呢！你到哪裏去呀？”那人說：“我到前村去会一个親戚，今天才來，你当然不会認識我嚟。”小三毛又問：“你去找誰呀？我家也住在前村。”那人說：“好好，我正認不得路呢！小朋友，那个臉上有个大疤子的老岳，是潮州人，你認識嗎？”“啊，他……”小三毛突然記起老師曾經告訴过他的話：“我們村有个坏蛋，外号叫岳疤子。从前解放軍叔叔沒來的時候，他成天靠着帶人走私來大吃大喝；解放軍叔叔來了，他还是不走正路。現在，村農会把他管制起來了，不許他和外人來往。……”想到這裏，小三毛就对这戴黑眼鏡的人起了疑心：說不定这也是个坏蛋哪！小三毛心裏一机灵，就說：“好，你跟我走吧。”

走着走着，远远地听到“嘟—— 嘟——”兩声哨响。那人有些慌了，說：“小朋友，这村裏住有解放軍吧？”小



(邵品坤画)

三毛騙他說：“有啊，解放軍住在村那头，……”沒等小三毛說完，那人就問：“岳疤子住在哪头呢？”小三毛說：“他呀，他就住在村这头，你看，就是那間高房子，”小三毛指着住有解放軍的房子說。那人信以為真，就催小三毛快走。小三毛加快了脚步，領那人走过了学校門口，就到我們連的課堂來了。進了堂屋，小三毛就走進王教員的房間，這時王教員還沒點燈。小三毛小声說：“解放軍叔叔，這裏有个人要找岳疤子，你帶他去吧。”王教員一聽說有人找岳疤子，赶快奔出來。那人看見出來个解放軍，赶快摘下帽子走上前來說：“大軍同志，您用过晚餐了，我……”王教員截斷了他的話問道：“你从哪裏來？找岳疤子幹什麼？”那人說：“沒什麼要緊，過路問个好。”“不是，不是，方才他說是会親戚。”小三毛忙着插了一句。王教員把小三毛拉到懷裏說：“這沒什麼，讓他隨便說好了。”接着又問那人：“有証明沒有？”

那人說：“沒有。”王教員說：“沒有証明，——对不起，讓我們檢查一下吧。”這一來，戴黑眼鏡的人就更慌了。王教員回身點上了燈，讓那人打開箱子一看，裏邊裝着衣服，還有一個日記本。這時，連上有好些同志也都圍上來問：“怎麼回事？怎麼回事？”

王教員翻開了日記本，第一頁上面寫着：“李振華記”。这个名字挺熟悉的，想了半天，“啊！……”他突然記起了前幾天報紙上登過××政府的通緝啓事：“……大奸商李振華因有嚴重‘五毒’行為，又抗拒‘五反’，現已畏罪潛逃。李係潮州人，个子高大，右眼上眉毛脫落，……”想到這裏，王教員立刻說：“把眼鏡摘下來！”那人把眼鏡取了下來，王教員仔細一看，高興地說：“同志們，前天報紙上通緝的那個大奸商，被我們的小三毛抓住了。你們看！”王教員把煤油燈端到奸商眼前，同志們異口同聲地說：“正是，正是右眼上眉毛脫落的李振華。”王教員又把他來此地的緣由問了一番，原來他找岳疤子，是想把他送到香港去的。

奸商暴露了原形。小三毛跳起來指着他的鼻子嚷道：“壞蛋，壞蛋，我看你就不是個好東西。”他又對王教員說：“解放軍叔叔，快把他關起來吧！”“好，”王教員抱起小三毛說：“好啊，小三毛，我們就把他送到隊部去，然後再轉送給政府處理。你該回家了，媽媽該惦念你

啦。”小三毛叫王教員這一提，才想起給媽買的東西還抱在懷裏，就說：“真是，我要走了。”小三毛走到門口，又對奸商瞪了兩眼，蹣跚腳：“壞蛋！壞蛋！”說着，就蹦蹦跳跳地唱着歌回家了。

他像小学生背書一樣……

世 任

一個人境旅客走近了我的身旁。我看了他的通行証以後，問他在外國做什麼？為什麼回國？“嘻嘻！”他咧開嘴巴笑着說：“我是一個工廠的驗貨員，最近因為戀愛問題，在外面實在呆不住了，現在要回祖國服務，我的哥哥已為我找好工作了。同志，像我這樣的人是錯不了的，況且我又學過會計……說實在的，我很過不慣資本主義國家的那種生活方式。……”他像小学生背書一樣，一句跟一句地說下去。我沒有理他，照樣進行檢查。

行李只有兩件：黃色的大皮箱，綠色的手提布袋。皮箱裏的東西全檢查過了，一點可疑的痕跡也沒有發現。然而我沒有因此鬆勁，我把注意力放在他的手提布袋上了。

“同志，這是零碎東西，讓我給你拿吧。”他忽然殷

勤地帮起我的忙來了。他很快把袋子裏的一盒肥皂、牙刷和牙膏拿到已檢查过的衣服底下，接着拿出一双皮鞋給我看，企圖轉移我的注意力。疑點就这样被我發現了。当我把藏在牙膏裏的特务用品拿出來時，他还裝瘋賣傻地說：“这是什麼东西呀！同志，这到底是怎麼回事。”当然，这种話騙不了任何人。

船 桅 藏 錶

李 嘉 溪

武裝工作組的王仲元同志，近幾天來心裏老像打了個解不開的結。他回到屋子裏就坐立不安，一聲不响地思量着：“上級交給自己的緝私任务已經有三天了，一點頭緒還沒有。”要不想到它倒好一點，但是上級交下來的任务沒有完成，怎麼能够不想呢？他躺在床上，想勉強地閉上眼睛休息一下，但是一合上眼皮，腦子裏就好像有人講話：“王仲元同志，無形戰線上的鬥爭，比明槍交戰還要尖銳、複雜。邊防戰士要時刻警惕，隨時注意觀察環境，研究周圍的情況。……”他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，戴了帽子，走出大門，混在趕圩的人羣中間。

在私商聯合經營社的門前，王仲元同志發現了自